



縮臨古本論語集解 下



日仁18
1092
2止





論語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鄭玄 三章 六夫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曰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

也野人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苞氏曰將移風易俗

古風也故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 鄭

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德行顏淵閔

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子貢政事冉有季

子憲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

言無所不說 即解無可發起增益也言回聞言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陳

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南容三

復白圭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復之是其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

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

不戴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

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安國曰顏路顏淵

孔子之車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死有

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以為之擲以吾從大夫

之後吾以不可徒行也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

言吾從大夫之後不顏淵死子曰噫苞氏曰噫

天喪予天喪予言天喪予者痛惜之甚也再顏淵死

子哭之慟馬融曰慟哀過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

孔安國曰不自知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顏

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各有宜

人欲厚葬之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

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融

回自有父之意欲聽門人厚葬之季路問事鬼

我不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尔也

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事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閔子騫侍

側聞聞如也子路行如也冉子之貢侃如

也子樂鄭玄曰樂各盡其性曰若由也不得其

死然得孔安國曰不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之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藏貨

復更則可何乃子曰夫人不言必有中王肅曰

中善其不欲勞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

瑟馬融曰言子路鼓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外

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非我堂矣未入室耳

路故復也子貢問師與高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

高也不及俱不安國曰言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

猶不及也愈猶勝也季氏富於周公孔子之宰鄉士

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之宰為之

急賦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

曰小子門人也鳴之柴也愚弟子高柴也字子參

也魯也孔子之宰為之師僻也馬融曰直之愚也參

也由嘑也鄭玄曰子路之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憶則屢中言回庶幾聖

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

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

虛中也以聖人之善教數子之庶幾每能虛中者

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

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

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命而偶富亦所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

以不虛心也亦不入於室舊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循追

能入於聖人子曰論薦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之奧室也子曰論薦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也論色莊者謂口無擇言也君子者謂身無鄙行

者皆可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苞氏曰賑窮子

善人者也可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

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孔安國曰

不可得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自專也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孔安國

問同而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魚人故退之

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魚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謹退子路務在子畏於匡顏

淵後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

子在回何敢死苞氏曰言夫子在季子然問仲

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

故問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之也 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臣數而 曰然則後之者與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路使子美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未熟習而使為政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是故惡夫佞者

應孔安國曰非疾其以窮也 子路曾

皙 曾參父也名點 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

何以哉 者則何以為治乎 子路率爾而對曰

率爾先三 人對也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圜間加之帥

旅因之以飢饉乎 大國之間也 由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方義也 夫子哂之

也 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得方六七十如五六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云安國曰求自

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謹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

之也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

相焉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

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點爾何如鼓

瑟希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為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志於義無傷之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苞氏曰暮春者季

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

先王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生烈

時之獨知三子者出曾皙復曾皙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

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苞氏

園以禮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皆諸侯之事

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

耳孰能為大相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凡廿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

復反也身能反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

禮則為仁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

曰一曰猶見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國曰

不在顏淵曰請問其目條曰故請問之也子曰

復禮之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王肅曰

必事此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孔安國曰仁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仲弓曰

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

其言也訥也宋人弟子司馬犁也曰其言也訥

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

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曰

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苞氏曰疾病也內省無罪惡無可憂懼也司馬牛憂曰人

皆有兄弟我獨亡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子亡無日我為無兄弟也

夏曰高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苞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馬融曰膚受之愬皮

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

也已矣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

立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人棘子城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為矣鄭玄曰舊說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

曰惜乎夫子之說之君子也駟不及舌鄭玄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

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

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哀公問於有若曰年

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玄曰盍

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孔安國曰二謂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安國曰子張問崇德

辨惑苞氏曰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苞氏曰

義則徒意愛之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

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

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玄曰此詩小雅也祇

致富適以足為異耳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

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陳桓制齊君不君

臣不臣故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

果滅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

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苞

宿猶豫也子路薦信恐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苞

臨時多故不豫諾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苞

人言與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曰子張問政子

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王肅曰子張問政子

於民必以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弗畔不達道也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

臣之帥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不欲

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季

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

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孔安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

民之化於上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子曰何

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

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馬融曰謹尊而光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馬融曰此言倂人也倂人假仁者之色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倂人多也倂樊遲從遊於舞

雩之下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曰敢問崇德脩

慝辨惑治也治惡為善也脩子曰善哉問先事

後得非崇德與事然後得報也攻其惡毋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

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菴氏曰舉正直

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退見子復曰嚮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子復曰富哉是言乎孔安國曰舜有

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安國曰言舜湯有

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

導之不則止無自辱焉菴氏曰忠告以是非告

則止必言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孔安國曰

或以見辱也以友輔仁道所以輔成己之仁也

論語卷第六

經二千九百四十六字

之迂也奚其正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子曰野哉

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安國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苞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

則有淫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

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王肅曰所名之

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

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圃也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

實也言民化其上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

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獨也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也子曰魯衛之

政兄弟也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姓之封也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肅曰荆

君並為也始有曰苟合兵少有曰苟完兵富有曰

苟美兵子適衛舟子僕之衛舟有御也子曰庶

矣哉言衛民衆多也舟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言誠有用

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子曰善人為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肅曰勝殘勝殘暴之

殺用刑誠哉是言也言故孔子信也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受命王者必三十年曰世如有

成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舟子退朝周生烈曰謂罷子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所改更匡正也子曰其事也馬融

曰事者凡所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融

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

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人之言曰為

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

孔安國曰事不可近也

而曰一言而

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

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如其善而莫之

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

言而喪邦乎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

者則近一言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

復為莒父宰問政鄭玄曰舊說曰子曰毋欲速

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安孔

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直躬而國曰直躬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

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

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子貢問曰何

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耻者有所不

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

必信行必果 硜硜然 小人也 抑亦可以為次矣

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硜者曰今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

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

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筭數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 狂狷乎 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也

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 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

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也 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

無常之善夫 芑氏之言也 不恒其德或棗之羞

也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玄

也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玄

恒之易所易所不占也 無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同 君子心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

和也 子曰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

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 已 孔子曰善人善

已 孔子曰善人善

事也 悅之不以道不悅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 安

而 任官也 小人難事而易悅也 悅之雖不以道

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綏而泰似驕而不驕子曰

剛毅木訥近仁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

於仁子曰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

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兄弟

怡怡如也馬融曰怡切偲偲和順之貌也子曰善人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苞氏曰即戎就子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融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戰必破敗是謂棄

也之

論語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九四十七章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

無道穀耻也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剋伐怨欲

不行焉可以為仁矣伐其功也剋好勝人也欲

也貪慾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四者

行之以難者未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

志道不求安而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危氏曰

邦有道可以邦無道危行言遜遜遜順也厲行不

害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不可以言也中言者

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

孔安國曰适南宮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皋盪舟

敵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暮夏后相之位其臣

寒沒敏之因其室而生稟之多力能陸地行舟

為箕后少俱不得其死然皆不得以壽終也

康所敏也禹禼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馬融曰禹盡力

也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禼及後世皆王南

也适意欲以禹禼比孔子孔子謹故不荅也南

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

義而貴有德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故曰君子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子孔安國曰雖曰君子曰愛之能

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

欲教誨也子曰為命孥諶草創之鄭大夫名也諶

於野則獲諶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世叔

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

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

外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卑諶既造謀世外復

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

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或問子產子

曰惠人也子孔安國曰惠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

哉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問管仲曰

人也謂伊詩言所棄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論語集解 卷七 六

無怨言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

言以當其理故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

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也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鄉

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

仲之智馬融曰魯大公綽之不欲夫馬融曰魯大

子莊子之勇周生烈曰子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孔安國曰加以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

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融曰義然後見危授

命父要不忘乎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

父要舊約也平子問公孫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孔安國曰公孫枝也文

也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

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

道嫌其不能恚然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

不要君吾不信也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

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以大蔡

納請曰純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

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子曰晉文公

為統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譎而不正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

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齊襄公曰

無常艱舛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弒襄公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弒無知魯代齊納

也死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子貢曰管仲非

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子馬融曰匡正也天

一正天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被髮左衽之謂不

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則君不君臣

不臣皆為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

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

既難忽在於過厚故仲屈但美管仲之功亦不

言召忽不公舛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外

諸公之使與已並為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子聞

論語集解 卷七 廿

之曰可以為文兵孔安國曰言行如子曰衛靈

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外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也子

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也馬融曰怍慙也

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

恒也將告君故先公曰告夫二三子謂三鄉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

夫二三子者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之

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而止也子路

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安國曰事君之

犯顏色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末子

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孔安國曰

而行之為己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

而問焉孔安國曰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過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陳群曰再言使乎善也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安國曰

不越其職子曰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也子曰君子

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

懼子貢曰夫子自導也子貢方人孔安國曰子

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孔安國曰不子曰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己無能也王肅曰徒患子

曰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先學者是賢乎孔安

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為是拙者與無乃為佞乎苞氏曰微生也孔子

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苞氏曰疾世固陋也子

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或曰

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也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

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下學而上達孔

國曰天下學人事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

也知已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融曰愬譖也伯

子服景伯以告馬融曰魯大夫子服曰夫子固

有惑志信孔安國曰季孫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

陳其尸曰肆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孔安

而臣之也世主莫得其次避地馬融曰去亂其次避色孔

斯舉也國曰色其次避言惡言乃去也子曰作者七人

兵菴氏曰作爲也爲之者九七人謂長沮桀子

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菴氏曰言

不可爲也而強爲之也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

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謂契然也有心既而曰鄙

哉硜々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々徒信

無益深則厲淺則揭菴氏曰以衣涉水爲厲揭

也遇水必以濟知其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志未而已

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

猶默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也

已馬融曰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天官安國曰冢宰

者也三年喪畢然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莫

敢不敬也故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孔安國

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謂朋友九族

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原壤夷俟曰原

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為賊以杖叩其

脛孔安國曰叩擊闕黨童子將命兵馬融曰闕

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之也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童子偶坐無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苞氏曰先生成人也

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論語集解

卷七

廿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九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行安國曰軍陳 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豆乳安國曰俎 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

末事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 國曰安

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食之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子

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安孔

國曰然謂多非與孔安國曰問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一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

以知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肅曰君子固窮而

於知德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子張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万二千五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言思念忠信立

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

子曰直哉史魚孔安國曰衛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行直如矢言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

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蘧氏曰卷而

政柔順不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

言而與言之失言知者不失人矣不失言子曰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安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仁子貢問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器為用人以言工以利

也助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以槐見四時之始

取其易樂殷之輅馬馱曰殷車曰大輅越席也照其儉也服

周之冕芾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樂則

韶舞韶舜樂也盡善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

人殆孔安國曰鄭聲佞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王肅曰君子當

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安孔

其賢而柳下惠為竊位也知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子曰不曰

如之何者猶不曰奈何也如之何者言禍子曰

如之何也已矣難已成吾久無如之何也子曰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玄曰

小言終無成也難矣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

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玄曰義以為

謂以出之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

也芾氏曰君子之病無子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疾猶也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

人君子責人也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苞氏曰矜

羣而不黨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不以人

廢言王肅曰不可以言舉人也子曰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也言已施於人所惡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

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苞氏曰所譽者輒試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馬融曰三代復

此無所阿私所以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苞

云直道而行之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

亡矣夫苞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好之必察焉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子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王肅曰材大者道隨

不能私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

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

而餓學則得祿雖不耕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苞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知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苞氏曰不嚴以

臨之則民不知及之仁能守之蒞以蒞之動之

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子曰君子不可

小知而可大受也王肅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不可

也王肅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

大受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為生者也

而死者也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子曰當仁不

讓於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急也子曰君子貞而

不諒孔安國曰真正也諒信也君子子曰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孔安國曰先盡子曰有教無

類馬融曰言人在見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

曰辭達而已矣九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師冕

見孔安國曰師樂人及階子曰階也及席也子

音者也名冕也

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安國曰歷告

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為師言之道

為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道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

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也孔子曰求無乃爾

是過與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

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曰使且主祭蒙山也且在邦

域之中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為伐也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冉有

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安國曰歸各於季氏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

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危而不持

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苞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

若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櫝

中是誰之過與也馬融曰柙檻也櫝橫也冉有

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馬融曰固謂城墉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

也之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

疾夫如乳安國曰疾也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乳安

更作他辭是所疾也而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乳安國曰國者諸侯家者鄉大

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乳安國曰憂不能

也富蓋均無貪和無寡安無傾芑氏曰政教均乎

同不患寡矣小大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也乳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而謀動于戈於

邦內乳安國曰于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

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孔子曰天下有

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共兵乳安

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斂平王東遷周始薇

弱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

世失政死自大出五世希不共矣乳安國曰

得政至桓子五世為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共

兵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虎為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之由君也制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所非議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

仲敘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

定公為五世也政逮大夫四世矣鄭玄曰文子

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仲孫安國曰三桓者謂

也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兵友便僻

馬融曰便僻巧辟人友善柔馬融曰友便佞損

之所忌以求容媚也

兵鄭玄曰便僻也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一節禮樂動得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

兵樂驕樂孔安國曰恃尊樂供遊王肅曰供遊

也樂宴樂損兵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孔子曰

侍於君子有三愆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

之躁鄭玄曰躁也言及之不言謂之隱孔安國曰

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

者猶瞽者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

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得孔安國曰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天順吉逆凶天命命也畏大人即聖人

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人之言則深遠不可易知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惟疏故不狎大人狎大人肆故狎

之侮聖人之言不可小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安孔

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

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

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

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孔安國曰千匹也伯夷

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中民

到于今稱之其斯謂與王肅曰此所謂以陳亢

問於伯魚曰子魚有異聞乎馬融曰以爲伯魚

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鯉退而學禮聞斯
二矣陳亢退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
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
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
寡小君異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孔安國曰
人之稱也對異邦謹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
隻嫡妻不正稱豨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九十四字
註一千八百二十七字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凡廿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
也季氏家臣而專魯

國之政欲見歸孔子豚

謝安國曰欲使往孔子
謝故遺孔子豚也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於道與相逢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

謂仁乎曰不可

馬鞅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
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言孔子曰

共好從事而數不遇時不為有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馬鞅曰

老歲月已往

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安國曰以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子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為孔安國曰上不可使強賢也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夫子莞爾而

笑莞爾小曰割雞焉用牛刀小何須用大道子

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

也子曰二三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治小國曰戲以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子路不悅曰

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也孔安國曰之適

耳何必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子張問仁於孔

子孔子對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見侮也不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疾則多成功也惠則

足以使人腴盼召子欲往趙簡子之邑宰夫子

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

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腴盼以中孚畔子之

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也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如不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下六事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孔安國曰子路起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安國曰國曰仁者愛物不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知所以裁之則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適蕩無所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知相為隱之

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孔安國曰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范氏曰小詩可以興類可以觀鄭玄曰觀可以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孔安國曰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如向牆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玄曰玉

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樂云樂云鐘

而己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移風子曰色厲

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者譬諸小人其猶

穿窬之盜也與有孔安國曰為人所竄猶小人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其周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

是賊而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

對穀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馬融曰聞

德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者也之於道路

則傳而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患不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止也苞氏曰

民疾與今古之狂也肆苞氏曰肆今之狂也

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今之矜也

忿戾孔安國曰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

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肅曰巧言無質子曰

惡紫之棄朱也好者惡其邪好而棄正色之惡

鄭聲之亂雅樂也苞氏曰鄭聲淫聲之惡利口

之覆邦家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子曰

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言

為益少故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

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

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宰我問三年之

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舛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

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子曰食夫稻

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之女安則為之夫

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

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

則為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安國曰自天予也有三年

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

三年之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

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為其無所據子路曰

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三稱人之惡者范氏曰好稱說人為惡所以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為智者孔安國曰微抄也抄惡人之意以為己有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范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九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馬融曰微子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于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詳狂為奴比于紂以諫而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其俱在憂柳下惠為士師孔安國曰士師三黜人亂寧民也子曰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

能以季孟之間待之上孔安國曰魯三鄉季氏為
 用事言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道難
 成故云老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孔子行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孔安國曰接輿楚
 欲以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
 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
 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往者不可諫也
 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往者不可諫也
 不可復諫止所行來者猶可追也
 避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而孔子安國曰已
 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而孔子安國曰已

已甚不可復治再孔子下欲為之言趨而避之
 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為之言趨而避之
 不得為之言范氏曰下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
 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
 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
 魯孔子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
 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也
 孔子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
 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
 以易且而為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之

哉子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也

也之法 穰而不輟鄭玄曰穰覆種不止不以津露告也 子路

行以告夫子憮然而為其不達已意 曰鳥獸不可

與而誰與孔安國曰吾自當為此天下有 天下有

道在不為易也皆不安國曰言凡天下有 道者丘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苞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

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苞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莖行超

七人皆逸民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

也鄭玄曰言其直己之謂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安國

言應倫理行應思慮若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量不復言身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

世勢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

合於權也大師摯適齊亞飯于適楚孔安國曰亞次

義所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范氏曰三飯四

皆摯名也

異師繚鼓方舛入于河范氏曰鼓擊鼓者方舛

缺皆名也

播鞀武入于漢孔安國曰播猶少師陽擊磬襄

入于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壞周公謂魯

公孔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

施易也不以他孔安國曰

人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

聽不見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孔

國曰大故謂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舛

夜舛箕季隨季騶范氏曰周時四乳得八

論語卷第九經一千六百五十字

論語集解 卷九

四十三

交當如子張也子張也子其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也

致遠恐泥范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其曰

日知其所止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

謂好學也已矣子其曰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博學而厚

也切問而近思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而未審也近思者近思已所能及

於所習者不精於所學者遠思所未達也則仁在其中矣

子其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

道范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子其曰小人之

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情實也子其曰君子有三

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玄曰厲嚴正也

子其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

也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矣子其

曰大德不踰閑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安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其之門人小子當

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范氏曰言子其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

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其聞之曰噫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

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范氏

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辟諸草木區

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辟如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言我門人君子之道焉可使誣有

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安國曰終始如子夏

曰仕而優則學力則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子

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子於曰吾友

張也為難能也范氏曰言子張然而未仁曾子

曰堂々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曰言子張

也道薄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

也親喪乎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曾子

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馬融曰孟莊子

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孟氏使陽厲為士師

也范氏曰陽厲曾子弟問於曾子々々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嘉馬融曰

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子貢曰

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

下之惡歸於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衛公

孫朝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

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也而亦

何常師之有從學故無常師也外孫武外語大

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外孫州仇也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

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賜之牆

也及肩闞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

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苞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苞氏曰夫

子謂武外也外孫武外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

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

尼如日月也人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也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欲絕棄於日月

其何能傷之乎適自見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

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

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

天之不可階而外也夫子得邦家者謂為諸侯

若也大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莫不

則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

論語堯曰第二十一 何晏集解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列曆數謂允執其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范氏曰允信也困熱也

中則能窮熱四海舜亦以命禹以堯命己之後

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

帝家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君

也大湯誓其肆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范氏曰

法有罪者不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

簡不可隱蔽已朕躬有罪無以万方方方有罪

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万方方不周有大賚

善人是富賜富於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誅之管蔡是也而仁人箕子微

子來則用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摧量審法度修

廢官四方之政行焉也苞氏曰權稱也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安

重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寬則得衆

敏則有功公則民說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

以治也故傳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

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安

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

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曰利民在擇其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斯不亦泰而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斯不忿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

曰不教而誨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融曰

而責目前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孔安國曰為視成也

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謂財安國曰

俱當為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
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
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三十三字
註一千七百七十五字

縮臨古本論語集解跋
漢魏以來註論語者數十百家並不能無得失
焉要之漢魏訓詁雖膚淺猶存古義宋明義理
雖精微不免臆見故後世學者各偏袒之或主
義理或務訓詁彼排是為棄本趨末是擯彼為
鑿空揣懸殊不知訓詁所以究義理而義理亦
待訓詁以明譬之畫龍先具鱗角而後點眼睛
眼睛固精神之所在而點之於鱗角不具者則
安知其不為螭為蛟哉是近世諸儒之所以專

論語集角
力徵古也吾藩有造館藏寫本論語一部係贈
大政大臣管公真蹟筆法端謹神韻超邁寫本
之傳者蓋莫此爲古矣公才兼文武學究天人
實爲吾儒之冠冕身擢於翰林進至台輔勵志
守道夙夜蹇蹇欲致君於堯舜不幸罹讒貶謫
遠裔而其戀闕之情不能自己徃徃發乎歌詩
至今四海之民景慕其賢雖十室之邑三戶之
村莫不立祠繪像而祀焉嗚呼公處人倫之變
優游卒歲無有怨尤非深得此書之旨豈能如

此哉其心畫手澤之儼然猶存信可尊奉也况
其足兼徵古乎石川督學命工縮臨建請上梓
以資世之考據家督學博覽好古特尊信論語
嘗作註解數十卷今又成此舉其志蓋有在焉
觀此編者慕管公其人而遂上孔子之堂可矣
若徒喜其奇冊異書則失之

天保八年歲在丁酉六月

津藩有造館講官川村尚迪謹識

天將八羊歲茲下而六民才德文德學究天人
 其好專其書無異書復失之於道主合補勵志
 勝其勝法慕善公其人而遊主學子之堂可幾
 善其好翰幾十卷今天取此舉其志善亦益其
 以資世之於教者皆學於此古者其計論語
 其又兼好古字以四皆學命正誠細其語正其
 其好其心畫于筆之屬幾餘其好其專奉也



